

善世第一奇书

文昌帝君陰騭文講記

(下)

钟茂森◎著

團結出版社



允为善世第一奇书，与寻常善书不可同日而语。

——印光大师

“文昌帝君”的《阴鹭文》不可不读，不可不明，不可不遵照奉行。如果我们熟读，深解其义努力奉行，必得神明的佑助，有求必应。你如理如法不为个人名利去求，是发愿牺牲奉献自己，为众生、为社会、为人群工作，才能得神明的佑助，得诸佛菩萨的关照，这就是佛门中讲的加持保佑。

——净空法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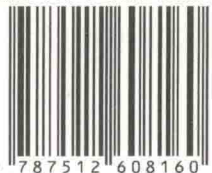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年轻的时候一定要读《文昌帝君阴鹭文》《太上感应篇》这两本书。你们年轻人没见过，我们小时候读书，书桌子旁边有一张纸，叫作功过格，这个纸上有很多圈圈，一个月一张。每天检查自己的心念行为，有不好的，就拿黑笔在圈圈里点一点，有好的，就拿红笔在圈圈里点一点，然后定期检查，到底是黑点多还是红点多。

中国过去的教育，与中国前辈读书人的知识分子，他由少年到一生的人格道德教育，大多都以儒家的思想做规范，以道家与道教的精神做基础。这是什么理由呢？这便是道家两本书的力量：一、《文昌帝君阴鹭文》，二、《太上感应篇》。这两本书的内容，等于便是道家与道教的戒条，也就是中国文化教人为善去恶的教育范本，它以天道好还，福善祸淫的因果律做根据，列举许多做人做事、待人接物的条规，由做人做事而直达上天成仙的成果，都以此为标准。

——南怀瑾

上架建议 传统文化经典

ISBN 978-7-5126-0816-0



9 787512 608160 >

定价：108.00元（上下册）

钟茂森
著

文昌帝君陰騭文講記

(下)

团结出版社

第二十一讲

上一讲“广行三教”我们还没讲完全。安士先生在《广义节录》的注释里面把这句解释的非常详细，他在“发明”里面讲了很多，接着他给我们论述“广行三教”的利益。上次我们学习了第一种利益叫做助扬王化，即辅助国家，辅助国家的领导人教导百姓，能够促进社会安定、人民和睦。

第二个利益是讲培植真儒，这个利益对于社会长治久安非常重要。我们的师父上人常常教导我们，学佛、学儒、学道要学得就跟这三教的圣人一样，这才是学真的，这才是真实的学问。如果只是在佛学、儒学、道学这些学问上去研究，甚至能够写论文、拿学位、当教授，可是没有把三教的教诲落实到自己的心行当中，这就不是真佛、真道、真儒，那叫做佛学、儒学、道学，他是搞学术研究。

安士先生在这里讲到培植真儒，也就是让我们学儒、学佛、学道。真正的真儒必定是对于三教这种教诲都是非常的恭敬、接受、落实，因为三教理是同出于一源，它们的修行方法互相也不会违背，所以真儒必定是有佛和道，真佛也必定有儒和道，真道也必定有佛和儒。我们看安士先生在这里的论述，他说“吾辈有志学孔孟，当学其大本领处”，这是勉励我们，我们如果想真的学习儒学，学儒，应该学得跟孔子、孟子一样。学贵立志，所以先要树立起圣贤的志向，要学就学这些圣贤人的大本领。

什么是大本领？底下安士先生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。

“如学无常师，吾道一贯，无意必固我，是孔子之大本领也”。孔老夫子是儒家的至圣先师，万世师表，他何以成为这样的圣人？你看他是学无常师，什么叫学无常师？《论语》里面有一句话它说（这是孔子说的）“子曰：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”。这句话就是解释学无常师。你看孔子说三个人一起走，这三个人是哪三个人？一个是我自己，第二个是善人，第三个是恶人。这三个人可以说是总代表，因为除了我自己之外，比我好一点的都是善人，比我差一点的都可以归到恶人这一类，所以善、恶跟我在一起。人总是有优缺点，有优点的那个人在我眼中我应该怎么样？要效法他，“择其善者而从之”；那个有缺点的，有不善的，我要反省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缺点，“其不善者”，我要自己改我自己的这些相同的毛病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嘉勉。所以你看这三个人里面，无论是善人、恶人都是我的老师。圣人无常师，圣人眼中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老师，这叫善学。自己总认为自己不足，别人总有长处，总有我应该效法的地方。

末学的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就常常这样的告诉我，她说你无论走到哪里，要永远存着自己是学生的这种心态，永远的学习。这句话就是跟孔子讲的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”是一个道理。所以像我们这样子现在学习圣贤教育，上台来把古圣先贤的道理跟大家分享，能不能够以老师自居？不可以！要把自己当成学生，说当成学生，这都有一点距离，应该是真的自己就是学生，台下听众都是老师，我这做学生的每天上台来向老师们做我自己的学习汇报，请老师们指正。用这种心态学习，这才有可能这一生成圣成贤，孔子就是这样学出来的。

我们真正这样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，自己得到最殊胜的利益，同时我们可以帮助改良社会的风气，我们做社会大众的好样子。见到善的，见到人的优点，我们立即虚心学习，也是鼓励那个人保持他的优点，也是带动大家向这个人学习。你看“学为人师，行为世范”，这

就把社会风气带到善的地方。见到不善的我们绝不批评，我们改之，改是改自己，那么他的缺点我们身上有，当然要改正，不是说改正他，要改正自己。所以圣人法法都消归自性，见到人家有不善的，立即回光返照是自己的不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道理很深。因为外面的境界统统是我们自心的一种现相，所谓“依报随着正报转”，正报是我们的心，依报是我们这个环境，包括人事环境和物质环境。所以看到别人不善那是我的依报，我们要反问自己，为什么我会有这种依报？这样一反问就不会怨天尤人，这叫消归自性。都是因为自己有不善的地方，心里面有不善的因，现出这种不善的果，所以要改，改谁？改自己，改心。心改了，正报一转，依报跟着转，你再去看人都善了，天下没有不善之人。

所以成圣人是当你看到天下人都是圣人的时候，那恭喜你，您就是圣人，因为圣人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圣人。佛看到每个人都是佛，《华严经》里讲得清清楚楚，你看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，菩提树下证道了，他说出什么话？他说：“奇哉！奇哉！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”这句话你看，成佛了以后他看到了众生本来就是佛，只是因为他有妄想、有执着不能证得，他是暂时糊涂，他一回头不就是佛？不就是圣人？这是学无常师。

下面又说是“吾道一贯”，这句话也是出自于《论语》，这是孔子跟曾子的一段对话。“子曰：‘参乎，吾道一以贯之。’曾子曰：‘唯。’”这是孔子说“参”，参就是称曾子的名字，老师称学生可以称名字，一般我们称别人不能称名字。古代是有名有字，一般同辈的人只能称字不能称名。只有两种人可以称人的名，那就是父母和老师，这是对人的尊重。孔子现在称着曾子的名，说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，就是我的道是一以贯之的。夫子之道是什么？它有一条主线贯穿下来，这是孔子提醒曾子，曾子听明白了，答应说“唯”，这是表示他理解了，这道就传给曾子了。这有点像释迦牟尼佛传迦叶，拈花，迦叶微笑，传了。孔子传曾子，你看他也是一句话那么简单，曾子也明白了。下面“子出”，孔子就出门了，出去

了。“门人问曰：‘何谓也？’曾子曰：‘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’”你看曾参他怎么回答？他说夫子之道，这也是圣贤之道，两个字，一个是忠、一个是恕，忠恕之道就是贯穿孔老夫子他一生的道德学问，这叫一以贯之。曾子这么一讲大家也都明白了，可是我们能不能明白什么叫忠和恕？这还得要多讲几句。

什么叫忠？古人解释忠字说“尽己之谓忠”，就是你做事待人都要尽心尽力，用竭诚的心，没有私心，不偏不倚这叫忠。心里如果有一点私念，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怎么能做到忠，你怎么能够尽己？你做事又怎么能尽心尽力？换句话说假如我们做事不能尽心尽力，对人不能竭诚相待，那我们还是有私心。

什么叫恕？恕就是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这也是《论语》当中的话。你看恕字，上面是个如，下面是个心，如其心，这叫恕。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自己，那么你就要对别人怎么样子，这叫恕。如其心，想到人家，凡事都考虑别人，自己不愿意别人加给我们头上的，我们绝不加给别人，这都是本乎仁爱之心。真正做到忠恕，你就能成为圣人。这个圣人当然有层次之不同，世间的圣人，确实，圣贤之道也是忠恕而已。那么出世间的圣人，能不能够用忠恕而一以贯之？当然，我们也是可以这么解释。

《中庸》上面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说“忠恕违道不远”，忠恕两个字跟道就不远了。这道是圣人追求最高境界，你看夫子说“志于道、据于德、依于仁、游于艺”，最高的是道，道德仁义这样下来的。“忠恕”就离道不远了，很接近。所以真正有忠恕之心，佛法里讲了这就是菩提心，忠心就是至诚心，恕就是大慈大悲的心。我们师父为菩提心定义，他用五条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归纳起来是什么？忠和恕，你做到圆满了，菩提心也就圆满。所以世出世间之道，都以忠恕一以贯之，因此儒和佛本质上有什么不同！世间有一类人，执着于儒学，驳斥佛法，那么他的忠恕之道，你说有没有做到？

下来“无意必固我”，这是孔子在《论语》当中，他做到了。《论语》上讲“子绝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”，这也是夫子之道，孔子的大本领。你看这个跟佛法讲的就很相似了。子绝四，绝是杜绝的意思，孔老夫子把这四样东西都放下了，都杜绝了。哪四样？“意、必、固、我”这四样。意是什么？意就是心里起这些念头，分别，用意念，那么意念里面自然就会有分别执着，有情绪、有烦恼、有七情五欲，孔子没有这些。为什么没有？孔老夫子志于道，他的志向真正要求得真道，道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你怎么得道？放下念头就可以。你看“毋意”，意这一个字就代表了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放下了，你当然就得道了。佛在《华严经》里头讲的很清楚，“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”，你把妄想执着一放下，“毋意”，你就成佛了。

第二个是“毋必”，必是什么？这是偏见，我必须要这样子，非这样不可，这就失去了中庸，中道，这是一种执着。“毋固”，固也是固执，什么事情都不能变通，这是固，固执。“我”，这是对自我的一种执着，佛法称“我执”。我执里面第一个身见，以为这个身体是我，这就是最错误的一个观念。身体不是我，身体只能说是我所有的，像一件衣服一样，它穿了几十年穿坏了，你也把它扔掉了，怎么是我？这是第一个身见。这个“我”包括很多，除了我的身体还有我自己的意见、我的观念，“我见”，这都是烦恼。不能够随顺别人，不能够随顺团体，主要原因就是我执严重。所以一个团体要修六和敬，最重要的是大家统统放下我执。见和同解怎么做？把我见放下，大家就见和同解了，那么这个团体就叫“六和僧团”，这是团体当中最尊贵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最和谐。一个僧团的出现，这个地方不遭难。现在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，天天都能看到灾难起来，天灾人祸，我们想要救这个世间怎么救？修六和。我们这个团体无论大小，无论人数多少，只要大家能够把我见放下，遵依圣贤的教诲，以圣贤的教诲为我的见解，这叫“正知正见”，自己没有见解，那么大家在一起戒和同修、身和同住、口和无诤、意和同悦、利和同均，六和僧

团，那你就真正帮助这个世间消灾免难。

这是孔老夫子他把这四项的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了。意是统称妄想分别执着，必、固、我都是执着，这都与道相违背。孔子他是毋意，毋就是没有，放下。他放下了妄想、放下了分别、放下了执着，这才能成圣人。《中庸》讲的这叫率性，如果有这些妄想分别执着，有意、必、固、我，这就把自性给障碍住，性德不能现前。古大德对“毋意必固我”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解释，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要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之外，这个当然每天要去努力的忏悔、修行、改过、放下，但是最后还有这个“毋”字，你看到原话说“子绝四”，子绝，绝就是放下，放下四样：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，不仅是意必固我要放下，连毋也要放下，也是要绝掉。换句话说他不仅没有意必固我的这些念头，连要放下意必固我的念头也放下了，那真的心地清净了，一尘不染。这是孔子到七十岁做到“随心所欲不逾矩”，他真放下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圣，只放下意必固我是小圣，把这个毋也放下，这就是大圣，这是孔子的大本领。你看，这不都是佛法？

下来安士先生继续说“发明克复忠恕之理，是颜、曾之大本领也”。颜、曾这是指颜回、曾参，孔子的两大高足，他们都是圣人。他们大本领在哪？是发明夫子之道，发是发扬光大，明是明了，能够自己明了同时发扬光大，自度度他。“克复”，这是颜回他做到了。颜回有一次问孔子，“颜渊问仁”，问孔子什么叫仁？仁爱的仁，孔子告诉他“克己复礼为仁”。“克”一般有两种说法，一个是一定，一定要什么？自己复礼，复是遵循，遵循着礼。礼要自己遵循，不能够让别人遵循，这叫仁。另外一种说法，克是克服，克服自己，己是什么？自己的习气。《三字经》讲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；性相近，习相远”，人本来都是善的，这叫本善，这个本善就是佛性，人人本有，所以性相近。但是习相远，习是习性，不是本性，习性里面有善有恶，那人就不同了，他如果习性是善的就是善人，习性是恶的叫恶人，好像两者相离远，实际上这两者都偏了，偏离

什么？偏离本性，所以要克服什么？克服习性。

首先我们要断恶修善，这是第一步，克服自己的恶习性，转成善人。第二步要把善这个执着也要放下。这就破迷开悟了，心就清净，清净心里没有善恶，没有这些分别执着，这就成圣。所以克己复礼，礼是圣人的教诲，我们要遵循，也就是放下自己的知见，用圣人的知见做自己的知见。圣人有没有知见？说老实话，圣人也没有知见，圣人的知见都是他自性流露出来的，这个自性本善而且本有，你要是成了圣人，你自性流露出来也是跟孔子一样，跟释迦牟尼佛一样。所以孔老夫子说他“述而不作”，释迦牟尼佛说他自己今佛如古佛再来，没说一句新的佛法，没有。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了，所以复礼不是说遵循某个人制定的制度，而是真正随顺自性，这是颜回做到了。颜回再问：“请问其目？”具体要怎么落实？孔子给他说了四条，如何克己复礼，“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动”，就是你身口意都要与圣贤教诲相应，不符合礼的、不符合圣贤教诲的，我们就要把它放下，这叫克己复礼，颜回一生做到了。四勿，颜子四勿，“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动”。曾子他修的是心法，忠恕，忠下面也是有个心，恕下面也是个心，所以他也得到孔子的心传，跟颜回没有两样。孔子告诉他忠恕是夫子一以贯之之道，曾子也学到了。他怎么学？吾日三省吾身。忠恕的存心怎么得来？每天反省忏悔，修忏悔法门，吾日三省吾身，每天反省自己。

这有三个方面，第一“为人谋而不忠乎？”第二“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”第三“传不习乎？”自己反省三条，我给人家做事，人家委托我办的，我有没有尽忠？有没有尽心尽力？对不对得起别人？第二，跟朋友相交、交往，有没有不信？“凡出言，信为先”，“人无信则不立”，要守信。对人要守信，对自己更要守信。譬如说我们自己发了愿，愿有没有做到？甚至是在佛菩萨面前发了大愿，或者是天天念发愿文，到底自己的心行有没有跟这个愿相应？三省吾身。第三个“传不习乎？”老师传给我们的这些教诲、这些指导，我们有没有落实。传不习乎的习就是

落实、实习、真干，有没有真干？听了这些圣贤道理，有没有真正去改自己的心行，曾子每天就是干这个，忏悔法门。

所以我们华严讲堂的学习班，十几位法师，我们就是每天干这个，忏悔，忏悔就是曾子的修行法门。佛法里普贤菩萨也修这个法门，你看十大愿王里面第四条就是忏悔业障。天天忏，日日忏，如果我说，我今天反省好像我没什么过失，那麻烦了。要知道这世上只有两种人没有过失，第一种你成佛了，你“二足尊”了，福慧圆满，所以你没过失，你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所以人人也没过失。第二种人叫“一阐提”，一阐提就是断了善根的人，他来生必堕地狱，他没善根，所以他干的都是坏事，都是贪瞋痴在驱使他每天的这种行为，这叫一阐提。他自己满身的过失自己没看到，这就是一阐提。所以我们每天哪能没过失？《了凡四训》上面讲得好，“务要日日知非，日日改过”，“一日无过可改，即一日无步可进”。我们每天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，这才能改，认识自己的过失这是开悟，改正过失是修行。如果一天没有过失可改，这一天就没进步。这就是曾子发明忠恕之理，他的发明是用他的实际行动。颜回和曾子都不是爱讲话的人，都是敏于行而讷于言，讲话不多，真干，圣贤之道是做的不是用来说的。

下面安士先生又说“仲尼之学，专务治己”，仲尼就是孔老夫子，他的学问是什么？专门治自己的习气毛病，不是用来治人。如果我们学了圣贤文化，拿着圣贤典籍跟人家对照，看看张三哪儿做得不对，李四哪儿做得不好，他是治人。他有没有真正得到圣人的学问？没有。真正圣人学问用来治自己，每天看自己有哪些不对。只管自家不管人家，看人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，看一切人都是菩萨，唯我一人实是凡夫。

所以下面说“故曰：‘默而识之’，‘夫我不暇’，‘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’，垂训不一”，这些都是出自《论语》的话。“默而识之”这是孔老夫子他说，“子曰：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。”夫子讲（他很谦虚），他讲求道怎么个求法？第一“默而识之”，学到圣贤的学问默

默的记在心里。所以学习圣贤教育切忌什么？学了一点就跟人家讲，自己根本没有回光返照，这就不叫默而识之。默而识之是学了以后细细省察自己，从自己的行为、心里的念头，乃至是最隐微的地方去洗涤、去改过，落实圣贤的教诲，这是第一个重要的，这叫真干。

第二是“学而不厌”，学而不厌很重要。学习圣贤的学问，永远都不能可以厌足，不能疲厌。就像普贤菩萨，你看他讲十大愿王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这十条都是这样，从“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”，一直到最后“普皆回向”，都是说到念念相续，无有疲厌。你看普贤菩萨都成为等觉菩萨了，还学而不厌，就差一步未成佛都不能厌足，更何况我们凡夫？所以学无止境。孔老夫子讲“学而不厌”，普贤菩萨讲“常随佛学”，这讲的一个道理，常跟圣贤学习就是常随佛学。真正能够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，两者都做到，这才真叫学儒，不是搞儒学。光学，他没有默而识之，没有努力落实，那就变成儒学，搞学术。所以首先默而识之这是指力行，力行学文，学文力行，相辅相成。《弟子规》也是这么讲，“不力行，但学文，长浮华，成何人。但力行，不学文，任己见，昧理真”。所以两条腿走路，一个是力行，一个是学文。

真能这样做到的可以为人师，那么这种人必定是诲人不倦，他是教导人没有疲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眼中看到一切的众生跟自己是一体。《弟子规》上讲的“凡是人，皆须爱。天同覆，地同载”，跟我一体。所以人家有的缺点、短处，就是我自己分上的缺点和短处。他那个缺点、短处一日不改，我一日的功德不能圆满，所以我要怎么样？我要诲人不倦，教导大众，不疲不厌。孔老夫子也是教学一生诲人不倦，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，你看四十九年讲经说法也是诲人不倦，一直到走为止，没有停过一天。古圣先贤哪一位不是这样？到今天我们看到师父上人，你看讲经弘法五十年，也是天天诲人不倦，也是学而不厌、诲人不倦，也是贵在力行，这都是圣人，真正的圣贤给我们做出的示范。

我记得有一次到我们师父上人那里，看到他的书房里头玻璃板上压

了他自己亲手书写的一段话，这是墨宝，可以说他这一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，他写什么？“圣贤之道无他，勤于讲学，勇于改过而已”，这是说绝了，你要成圣成贤就是这两条，“勤于讲学”，勤于讲学是什么？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。你要讲必定得学，你要学必定得自己要先做，做？默而识之，力行，这是勇于改过，对自己的过失毫不姑息，勇于忏悔、改过，成圣之道。所以我们师父上人这一生，今年八十二岁了，给我们做的最好的样子。

所以我们也发心，勤于讲学，勇于改过。天天要跟人讲，讲是劝别人也更是劝自己，别人得不得利益，我们不需要有这种攀缘，不期求。而讲出来，自己真正得利益，劝自己。我自己经过这两年的学习，也体会到一点，现在我也挺爱讲的，就是再忙，我都挤出时间要练讲。练讲，我当学生，我自己没有成就，我只能用这种方法。师父上人也是用这种方法，他成就了。我们走着师父上人的后尘，踏着他的脚印走，相信也能学成功。渐渐也真的从中得到一点法喜，虽然面对着摄影机，前面一个听众没有，自己也能讲到怡然自得，有点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悦乎”的味道，乐而忘忧，有一点这个味道，相信再学个十年，二十年，这种味道是愈学愈浓。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师父上人你看讲经讲到五十年，你让他停下来他都不能停下来，太快乐的事情。这一生还有什么事情比讲经、教学更令人快乐的？这是不亦悦乎。有人来听，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，很高兴，大家来一起修学。如果没人来听，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”，他不来听，不知道我们在这讲学，甚至看不起我们，没关系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要烦恼，这是君子，你看自得其乐。原来儒、佛圣人都是这样学成就的。

下面讲“夫我不暇”，这是孔子治己之道，“夫我不暇”出自于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上说：“子贡方人。子曰：‘赐也贤乎哉。夫我则不暇。’”子贡是孔子的一个弟子，端木赐，字子贡，家很有钱，是大富豪出身。当然容易看不起人，方人就是他毁谤人，批评人，而且还在孔子（他老师）

面前批评某某。夫子怎么告诉他？“赐也贤乎哉？”赐就是子贡的名字，端木赐。赐，你自己是不是贤人？反问他，就是你还有什么资格能够批评人？夫子说“夫我则不暇”。孔老夫子说：“我自己改过自新都自顾不暇，我改毛病都改不来，哪有那种闲工夫去批评人、毁谤人！”你看夫子治己之道，“仲尼之学”是用来改自己的毛病，不是去改人家的。这是夫子对子贡的一个批评，他的批评你看也是这么样的含蓄，提醒他，“我都没有闲工夫去批评人，你比我更闲？”这一说，当然子贡会很惭愧。所以圣贤的学问是什么？哪种人有资格批评？“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”。你真正做到了你才能说，说也不能够说得太露骨，只能暗示。自己做到然后说，人家听了他才能够生惭愧心，他才能够向你学习，效法你。你自己没有那个毛病，无诸己，自己没有毛病，你才能够去批评人，而后非诸人。如果我们自己还有很多习气毛病，哪能够批评人？

安士先生下面就说到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”，这也是讲的一个道理，这也是孔子所说的，“子曰：‘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则远怨矣’”。躬自厚就是自己责备自己要责得重，对别人要轻，“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”这叫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这才能够远离他人的怨恨。所以我们师父上人在讲经当中讲到，人最悲哀的事情就是与人结怨。我们昨天晚上忏悔的时候，有一位法师对这句话特别有感动，结怨有的是自己知道，有的是自己不知道，无意当中跟人结怨。我们该怎么样不跟人结怨？孔子给我们这里说得很清楚，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”。我们对自己要严格要求自己，从重责备，严以律己，对别人不要苛求，一切随顺。他好也好，不好也好，我只管自家，我修正自己，他自然看到了，他也就被我感化。他受不受感化我也不去管它，我只管自己认真学习，认真改过，你看，这不远怨了？你就没有跟人结怨，反而你能够进德修业。这些都是夫子之学，真实的学问。

下面又说“孟子之时，虽有杨、墨”，杨、墨就是杨朱、墨翟这两家，

两个学派。“孟子辞而辟之”，孟子当时确实批判杨朱这种学派，但是他“是犹揖让之变为征诛”，先是礼让，见到礼让不成才进行批判。“非可人人效颦也”，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效法孟子那样的去批判人。“无如后人于仲尼躬行之道，畏难苟安；一闻能距杨、墨，即是圣人之徒，便踊跃鼓掌，舍难趋易，反恨当今之世，无杨、墨可辟；构求稍可牵合者，即以杨、墨例之”。这是安士先生点出有一类这种人的心态，心量狭小，没有真正德行学问，而想偏偏去效法这些古圣先贤，效法孟子。他没有“仲尼躬行之道”，他不学孔子努力改过，日日知非，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他不学这个。不学无常师，三人行，必有我师，放下意必固我这些分别执着，他没学这些，因为这些他觉得很难，“畏难苟安”，放下自己的毛病习气这是得向自己挑战。这个一开始是难，可是真学进去了，不难。没学进去觉得这好难。结果他还要以自己做为圣人的弟子来自居，所以听到“能距杨、墨”，孟子当时批判杨、墨学派，就以为圣人的弟子们就是这么做的，所以他们就“踊跃鼓掌，舍难趋易”，他们也来跟着批判，而不去落实夫子治己，克己复礼，忠恕之道。

那么他要找东西批判，结果看看这个世间好像已经没有杨、墨可批了，那怎么办？到处牵强附会，看看哪些跟儒家讲的稍有不同的，他就把它套在这个用杨、墨的这些批判，批判杨墨的这种言辞去批判这些学派。“于是移其说于释道，但从事于讲学，而所以自治者疏矣”，所以他们找不到杨、墨的学说批判了，他就找佛家、找道家来批判。那不是专务治己，他去治人，结果他批判人，有没有真正了解佛法和道家？也没有，都是道听途说，一知半解，然后就发表谬论，批判这些圣人的学问，造极重的口业，太可怜了。

他自己不能够从事于讲学，夫子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他没去真正落实，更没有去自治，自治是自己对付自己的毛病习气，克己复礼，他没去做。“疏矣”，疏就是他疏忽了。确实责人重的时候责己就轻了，只有是责己重自然就责人轻，所以古人教我们“以责人之心责己，以恕己

之心怨人”。安士先生很感叹，“则何如存圣贤大公之心，但尽其在我，无事党同伐异之为得也”，这类人哪里有圣贤这种大公无私的心？哪里能够像《弟子规》讲的“天同覆，地同载”的这种涵养？都是一个我执，尽其在我。他们这种人跟这种党同伐异之徒又有什么区别？哪里能称得上孔老夫子的学生。所以真正圣贤的弟子必定是心量广大，可以包容不同的学派。

底下安士先生给我们举出一个例子，就是讲到佛和儒本没有区别。下面讲道“佛之五戒，仿佛儒之五常，但当交相赞，不当交相毁”。佛家制定的五戒是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饮酒这五大戒，要学佛必须要遵守五戒，这才是真叫学佛，没有戒就没有佛。儒家讲的五常，这五常很重要，《左传》上面讲“人弃常则妖兴”，没有五常了，妖魔鬼怪都起来了，社会就大乱。五常是什么？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这叫五常。你看五戒跟五常完全相应。佛法讲的不杀生，这就是儒家讲的仁，慈悲就是仁，不能杀害生命。杀生，不仅不能杀害他的身命，也不能够伤害他的情感，凡是伤害到仁的都属于杀生。佛讲的这个戒不仅是不能杀人、不能杀生，一切众生我们都不能够伤害，要让众生欢喜心，这是仁。佛法里讲的不偷盗，不偷盗就是义，义就是应该做的我们要做，不应该做的就不做，尤其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。往往我们在大庭广众下还比较能够做到规规矩矩像个人样，一到暗室屋漏当中恐怕就容易放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偷心，这叫偷盗。偷偷摸摸的干些坏事，甚至起一些不好的念头，这叫不义。佛法里又讲不邪淫，不邪淫这是儒家讲的礼。不妄语是讲信，凡出言，信为先。不饮酒是智，饮酒就乱智慧。你看，佛的五戒不就是跟儒家五常讲的一个道理？名相虽有不同，理是同一个。我们也是很惊叹，你看孔子跟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，他们讲的这道理，讲的这做人的规矩，都讲的这么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性德，自性自然流露出来，人本来的面目就该这样子。这五戒戒律都是佛他自己每天的日常行为，他不是刻意造作的，更不是说规定一套规矩来约束我们，禁

锢我们，让我们很拘束，很难受，不是，我们自然应该就是这样做。

佛的五戒如是，儒的五常亦如是，都是性德的流露，所以佛、儒要互相称赞，不能够互相的诋毁，都互相的赞叹，圣贤教育就兴了。佛门里有一句话说，“若要佛法兴，除非僧赞僧”，佛法是广义的，一切圣贤教育都可以称为是佛法，因为佛是觉悟的意思，觉悟之法称为佛法。圣贤教育不都是觉悟之法？除非僧赞僧，僧也不是专指出家人，他也是广义的，我们从事圣贤教育的人都是僧团之一员，儒释道都是。大家互相赞叹，圣贤教育就兴了。现在师父上人走出国门，走向世界，在联合国教科文和平会议上，在国际宗教大会上提倡什么？宗教要团结。宗教里面，每一门宗教它讲到的这些做人的道理都是相通的。这里安士先生举出佛和儒是相通，你细细看看其他宗教不也是相通的？所以我们师父最近他亲自从不同的宗教里面，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天主教、犹太教这些其他宗教里面，他们的典籍里摘录出做人的道理的这些经文，做出一个小册子。这是做个样版给世界各个大宗教的这些长老们看看，你看所有宗教教我们做人都是一样。所以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上提倡，每一个宗教都要从自己典籍里面选取一百句经句，讲的就是做人的道理，就教你怎么做人。”“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”就教这个，这些每个宗教教的都一样。所以宗教怎么可以互相诋毁，你诋毁别人不等于诋毁自己？互相赞叹，相互团结合作，世界和平不难实现。

这种小册子，师父把它称做“人生必读书”，你做人必读的，你看每个宗教都是这么教我们，用这种教材来做为推广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教材，能够实现和谐世界。古训上说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”，现在和谐世界还是教学为先。所以《阴骘文》里讲广行三教，在现在这个地球村的环境里面要更广义的说，这三教不仅是儒释道，凡是教导我们伦理道德因果的圣贤教育、宗教教育，我们都要大力推广，这是实现和谐世界。培养师资这是首要的、最紧迫的工作，这段讲的培植真儒就是培养师资，现在每个宗教最缺乏的就是弘法人才。所以我们现在都要发大心，为了救